

过  
眼云烟

# “淮国旧”和我的 百花搪瓷锅

□ 周云芳

“淮国旧”是国营淮海旧货商店的简称。上海人语速快，奥妙之一是把全称大量变成简称，好比用软件压缩文件，省了字节空间。简称不但不影响表意，反而显得精明干练。像“中纺机”“一妇婴”，不是上海人，几乎是听不懂的。“淮国旧”的组词更特别一些，按正常顺序，该叫“国淮旧”才是。次序一变，别人就愈发听不懂了。

我对“淮国旧”的全称烂熟于胸，张嘴就来，因为我曾住在重庆南路上。出了门，向北走两百米，就看到了丁字路口那巨大的八个字。红色的大字有一股魔力，能让我的眼睛牢牢地对上去，脚步不停地走过去。回想起来，我顺道而入的次数比专程前往多了很多，好比一个云游道士路经道观，一定是要进门参拜的。

“淮国旧”店面大，货色多，生意旺，生活用品应有尽有，大到红木家具，古董饰品，貂皮狐毛，小到锅盘汤勺，碗筷菜刀，毛巾肥皂。店堂既大又高还深，从淮海路直通长乐路。柜台成排，货品成林：有衣帽服饰，钟表相机，钢琴口琴，陶瓷器皿，绸缎毛料和文房四宝。真是琳琅满目很有味道，走在其中，从视觉、触觉直到嗅觉，都有一种温暖、充实的居家感。

那个时候，上海人购物有清晰的“条线”——去南京路，帮带着外地人买东西；逛淮海路，则是为自己和家人添物件。其中“淮国旧”更是必去的商店。不一定是全新的，也不图有包装的，物有所值最好超值，才是最高标准。原因是大家既囊中不富余，又家里缺物，少花钱多购物便成最自然的选择，不，原则。我有一个小妹妹，每次发了薪，或是攒了钱，便去“淮国旧”淘宝，陆续物色到三五牌台钟，毛葛被面，全毛裤料，各种羊毛绒线，碗盏，暖水瓶等，节约了不少钱呢。真是当家人买当家货，淘宝更是淘金。用她的话说，这是“撑家当”，“撑”的是淘来的旧家当，开的是持家的新生面。如今网上“淘宝”，淘的全是新品，价钱也未见得合算；而那时“淘旧货”却着实淘得出金来——你付出了钱，往往意味着省下了钱，也就是“淘金”了。有的商品着实亮人眼球，比如一台八成新的波兰大钢琴，只卖二百元；一只明代红木条案，只卖六十元……我不懂音乐，也不藏古董，家里又小，就算有钱买也没地方安顿，只好看别人的表演。瞧着买主朴素的衣着、憨厚的神态，我猜他多半是有眼光的“无产阶级”吧。

不过几十元、上百元在当时绝不是小数目。人们之所以把多年的积蓄花在了“淮国旧”，就是因为货真价廉。尽管简称里“国营”二字被略去，却不意味着被忽略。相反，对于“国营”的信赖是深入上海人骨髓的。加上“旧”谐音“舅”，在放心的基础上，凭空又加了一层亲切感。再说营业员的态度也和气，除了价格没商量，挑拣和调换都好说。这在几十年前，也是难得的。据说店里光资深采购员就有近百位，他们走南闯北采购，眼光了得，出手精准。另外，“淮国旧”还代卖海关罚没物资、工厂积压产品，这些都是紧俏物资，加上营业员的热情服务，“淮国旧”真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。

光阴如箭，社会生活的变化真的是难以想

象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在店前等开门的人群不见了，在热门柜台前簇拥的顾客不见了，后来就连“淮国旧”也不见了——南北高架桥的打桩声呼啸而至，“淮国旧”搬迁了。然而，它的金字招牌却依然在我的脑中，我也不可能忘了“淮国旧”的门牌号——淮海中路424号，只消把“414”牌毛巾中的“1”改为“2”即可。“414”毛巾我经常去买，俗称“处理品”但是质量很好，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多了。所以说“淮国旧”名不副实，就因它也卖好多新货——所谓“出口转内销”，海关罚没物资，单位或个人的典当过期品……由于货品不走正式营销渠道，所以不需要凭票证购买，比如缎子和绒线经常免收布票，缎子价钱颇贵，除了被面，其他用途偏少。而绒线可是好东西，编织成线衫男女老少都能穿，还不占做买衣料的额度。只可惜品种较少，颜色单调，还经常断货。

家里的乡下亲戚多，常写信来托我买东西。与大多数上海人不同，我都是在“淮国旧”帮他们买。西铁城表，派克金笔，六成新；全毛裤，八成新；文具用品，全新……我一度成了乡下亲戚的上海购货代办员。有一次，不知是哪位远房亲戚的朋友的闺女要出嫁，要买脸盆和痰盂当陪嫁。我想这可是乡下姑娘的新婚必备，马虎不得，急忙去“淮国旧”淘新货，精心选了粉红凤凰脸盆一对、大红牡丹高脚痰盂一对。不久便收到了感谢信，信上写

婚事大成功，脸盆痰盂是上海货特别漂亮，亲友啧啧称赞，让一对新人连双方父母都赚足了面子。就这样不断要求代买搪瓷脸盆和高脚痰盂，以后我就成了搪瓷器皿柜台的常客。

同时，我也相中了那只百花图案的搪瓷烧锅。从营业员手里接过两三只来，仔细端详一番，挑了只边缘略有瑕疵，但不影响整体卖相的，两块三角爽快一付，昂首捧回家中。锅的图案和颜色是“多气”了些，但大小适中，非常实用，烧肉、煮鱼、煲汤不在话下，储存、腌渍更是大肚能容、守口如瓶，自身还能充当一件摆设，红红白白，元气满满，使人精神一振。尽管用得频繁，但我使用细心、保管精心，搪瓷烧锅除了那几点先天不足，毫发无伤。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年过去了，将近三十年过去了……尽管后来用了各种新锅，但我从未想过放弃搪瓷烧锅。它伴着我渐渐地变老。我老了，常要煎服中药，曾先后用过砂锅、瓦罐，没烧几次就破，只得重新请出它来，每次圆满完成任务。我的记性变得不佳，把搪瓷烧锅烧焦了好几次，但每次都有惊无险，它就是不开裂，就是不脱底，用布一擦，一干二净，又是清清爽爽，红红白白，真个元气满满。啊呀，这多像是当年风风火火的我，更像是当年热热闹闹的“淮国旧”啊！

□ 秦来来

因为克里木，我们听到了用汉语演唱的新疆维吾尔族歌曲；在克里木的歌声中，我们见到了美丽的达坂城姑娘，幸福的库尔班大叔，还有美丽的塔里木湖和香又香的羊肉串。

1991年，克里木51岁，那年他随总政歌舞团来上海演出，我和同事康秋芬一起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采访了这位歌唱家。

“我是人民培养的歌唱家，我要为人民歌唱。”克里木对我们敞开心扉，表达了如此的心声。

他的演唱，充满了幽默和强烈的生活气息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他的谈吐，充满了幽默和朴实的真实情感，打动我们的心房。

克里木的父亲是新疆吐鲁番一位民间艺人，新疆一解放，他就带着一家老小，全部加入了解放军文工团；当年只有11岁、刚上小学2年級的克里木就展示了这方面的天分。

1959年全军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，“我是头一次来到北京，那时候新疆还没有火车呢。我们开始骑毛驴、骑马，以后又坐车来到了兰州，到了兰州才坐上火车来到北京。”克里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还是十分兴奋，“火车没有卧铺，全是坐的，还是特别高兴，没坐过火车呀。而且，我们出来的时候新疆这边还在下雪呢，完了以后身上越走越轻，路上越走越美，直到这个天堂似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”

这次汇演彻底改变了克里木的命运。他演唱的是由王洛宾创作的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。第一次上北京，第一次参加这么高规格的汇演，怎么才能唱好这首歌呢？演唱时，他穿上新疆民族服装，尽力揣摩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农民兄弟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。这首歌词本身写得好，写出库尔班大叔的内心感受，反映新疆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过上幸福生活的激动心情；再加上克里木以库尔班大叔的身份，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，呈现在舞台上，成功了。作为第一位用汉语演唱维吾尔族歌曲的歌手，克里木出色的演唱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，也让汉族同胞知道并了解了新疆的维吾尔族。

这首歌不仅在全军汇演得奖了，随后又让他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演出，是在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。总政歌舞团看上了这个演唱幽默、诙谐，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的青年歌手。从此，一位扎根部队、深入生活，为人民创作、歌唱的歌唱家诞生了。

克里木告诉我们，总政歌舞团的演员，基本上是自己能够创作编写，因此他不光是一位表演艺术家，还是一位创作型的歌唱家。他演唱的歌，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写，《阿凡提之歌》《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》《库尔班大叔你在哪儿》《羊肉串香又香》《嫁不出去的姑娘》……朴实的歌词、欢快的旋律，和着浓郁的西域风情，深受大家的欢迎和赞赏。

克里木不懈努力，先后6次立功，1次二等功，5次三等功（当年）；国家和人民对于他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荣誉，那年，他已经是副军级的部队干部了。

克里木说，我是一个部队的歌手，我就应该为我们的部队、为我们的战士歌唱。他讲起了到老山前线慰问，头天和一些小战士一起喝酒、聊天，为他们唱歌，过几天有些人就永远离开了。他表示，我们活着的人，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尽心地歌唱呢？他说，我是一个维吾尔族的歌手，我应该为民族团结做一些工作。他讲起了有时回新疆，有人对他说汉语很不理解，说他是汉人。对此，他明确地表示说，我们民族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要分清这个界限。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我愿意为此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“人民给我的很多，我给人民的很少，我欠人民的多了。”克里木是这样说的，没有做作、没有虚伪，一如他歌声的朴实。

如今，克里木走了。愿黄浦江的水，伴随您的歌声；愿吐鲁番的风，见证您走过的路。

克里木先生，一路走好！

念  
兹在兹

克里木的歌声，还在

自撰联  
山川異域疫滅盡  
風月同天春驅寒

庚子花月 顧建明書

书法 顾建明作